

春回國

二年前之舊事

春回國，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題目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阿圖與德絕交

阿圖與德絕交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震驚的消息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言預計設機飛

言預計設機飛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國歌

國歌，這是一個多麼莊嚴的題目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畫情風極北

畫情風極北，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題目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阿圖與德絕交

阿圖與德絕交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震驚的消息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言預計設機飛

言預計設機飛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國歌

國歌，這是一個多麼莊嚴的題目。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我們曾多少次在夢中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。那時，我們是那樣地渴望，那樣地嚮往。然而，當我們真的回到祖國，回到那生我養我的故鄉時，我們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陌生和孤獨。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土地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得遍體鱗傷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同胞們在敵人的屠刀下呻吟；我們看到，祖國的山河已經被敵人的炮火炸得支離破碎。我們感到，我們已經不再是那個曾經的我們了，我們已經變成了一個異鄉人。

天津寶華金店

地址：西大街一六號 赤金條錠

納稅不求人

本報代辦處

白敬宇眼藥

中央衛生署批准許可

萬國大藥房

新到各國名藥

大中機製煤球

經濟便利

好消息

各界均請注意

賈龍光醫師診所

主治內外科皮膚花柳淋病

同昌煙廠

煙草製品